

# 常州方言对常州普通话语音的影响

张 律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 要:**常州方言是吴语区最北部与江淮官话区相接的方言小片代表。受方言习惯影响,常州普通话在语音方面呈现有别于标准普通话的个性特点。从声、韵、调三方面探讨常州普通话语音特征的本质,系统分析常州方言对当地人(未受过正规普通话训练的一般市民)普通话发音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规范市民普通话发音,使普通话的普及向更为系统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常州方言;常州普通话;语音特点;声母;韵母;声调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1X(2019)01-0061-04

## The Influence of Changzhou Dialect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ngzhou Putonghua

ZHANG Lv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22, China)

**Abstract:** Changzhou dialect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alects in the northernmost part of Wu Chinese district and the Jiang-Huai mandarin area. Influenced by dialect habits, Changzhou Putonghua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standard Putonghua in pronunciation. From initials consonants, finals and tones,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the phonetics features of Changzhou Putonghua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Changzhou dialect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local people Putonghua (the general public without formal Putonghua training), thus can better standardize the Putonghua's pronunciation of the public, and make the popularization of Putonghua more systematized and standardized.

**Key words:** Changzhou dialect; Changzhou Putonghua; phonetics features; initials; finals; tones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人口大国,受多样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影响,不同地区的人使用的语言也各不相同。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其中语音方面尤为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人的沟通和交流。为此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行普通话推广政策(以下简称“推普”),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规定为通用语言,并在全国推广。“推普”实行至今,全国已有超过半数的人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sup>①</sup>,可谓成果显著。但另一个

问题又随之产生,一方面,使用普通话已成为当今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方言作为很多人在出生时就开始接触的语言形式,在日常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冲突导致国家规定的普通话标准音无法完全渗透到国民实际使用的

① 根据 2000 年全国语言调查的结果,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约为 53%,超过半数。2010 年国家语委抽样调查了河北省、江苏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3 个省(区)的语言应用情况,结果显示能用普通话沟通的人为 70%左右。

收稿日期:2019-01-16

作者简介:张律(1990-),女,江苏常州人,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汉语)、方言学、语音学研究。

交际通用语中;又由于普通话的规范式教育还未完全普及,这就使大部分方言区民众讲的普通话产生了一种方言化的趋势。

常州方言属吴方言<sup>①</sup>。由于常州地处吴语区最北部,因此常州方言也是吴方言中较为接近北方官话的一支<sup>[1]</sup>。普通话共有22个声母(含零声母)、39个韵母和4种声调,声、韵、调之间有着固定的组合方式。而常州方言中含有29个声母、42个韵母和7种声调,声、韵、调之间也有着一定的组合规律。语音系统的差异导致常州人(未受过正规普通话训练的一般市民)在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方音特色的语音现象。

笔者于2018年在常州市区(主要为天宁区和钟楼区<sup>②</sup>)进行了常州普通话的调查采样。调查对象包括:20~50岁的被调查者12人,50~70岁的被调查者10人,7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8人,共30人。首先基于常州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关系<sup>[2]</sup>,拟定了常州普通话的调查字表<sup>③</sup>,并以其为参照,于随机访谈中引导调查对象用常州普通话发出相关字音并录制音频,以考察常州人自然交流状态下普通话的发音情况。本文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语音的标注和观察,并试从声、韵、调三方面具体阐述常州方言对常州人普通话发音的影响。

## 一、常州方言对常州普通话声母的影响

### (一)舌尖前音、舌尖中音与舌尖后音混淆

据调查,舌尖前音[t̪][t̪ʰ][s]与舌尖后音[t̚][t̚ʰ][ʃ]混淆、舌尖中音[l]与舌尖后音[ɭ]混淆的现象是常州人普通话发音中最常见的问题,即所谓“平翘舌不分”,如将普通话的“是[ʃɿ]”发作[sɿ],“吃[t̚ʃʰɿ]”发作[t̚ʰɿ],“知[t̚ʃɿ]”发作[t̚ɿ]等。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可以从常州方言的音系方面来分析。常州方言的声母系统中含有舌尖前音[t̪][t̪ʰ],同时还有一个浊塞擦音[ɖ],其读音类似于清擦音[s]的浊音读法[z],且这个浊擦音在常州方言中也可作声母。但纵观整个常州方言的声母系统,则并没有舌尖后音[t̚][t̚ʰ][ʃ]。也就是说常州方言的舌尖声母在发音时舌尖位置偏前,这就导致了常州人说话时舌尖习惯性偏前的现象,因此在无正规普通话培训的情况下,许多常州人在说普通话时

不能非常准确地发出舌尖后音,即形成了所谓的“平翘舌不分”。从历时上看,中古汉语的知组、照组字,普通话都念为舌尖后音[t̚][t̚ʰ][ʃ],北京话保留了知照系念舌尖后音的字,与舌尖前音[t̪][t̪ʰ][s]的精组泾渭分明,而吴语中,知照系与精组合流,全念为[t̪][t̪ʰ][s]<sup>[3]</sup>,常州方言作为吴语的一个分支,也保留了这一特点。另外,常州人在普通话发音中也存在舌尖中音[l]与舌尖后音[ɭ]发生混淆的现象。最常见的是将“人[ɭən]”发作[lən],即用舌尖中音声母代替了舌尖后音声母,这也属于常州人普通话发音中舌尖声母习惯性偏前导致舌尖后音发音不准确的问题,可以说是舌尖前音[t̪][t̪ʰ][s]与舌尖后音[t̚][t̚ʰ][ʃ]发生混淆的一种衍生情况。

### (二)尖音现象的存在

常州话与普通话相比,在声韵配合上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常州话分尖团音,而普通话不分尖团音只有团音。表1所举例字在常州话中上一行念尖音,下一行念团音,而在普通话中,上下两行字的念法相同,尖音皆念成团音,声母都是[t̪][t̪ʰ][e],这叫不分尖团。常州人学习普通话应把[i][y]前的[t̪][t̪ʰ][s]分别改念成[t̪][t̪ʰ][e],即把尖音改为团音。但实际上部分常州人说普通话还是会出现区分尖团音的现象,如将“千[t̪ʰiɛn]”发作[t̪ʰi],不过这一现象在40岁以下的常州人中已比较少见<sup>④</sup>。

① 吴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仅次于闽、粤方言。差异的形成主要源于方言中保留古音的程度和内容不同,而音节结构上的不同,也是导致方言分歧,形成方言特色的一个因素。

② 常州方言有“绅谈”和“乡谈”之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当年不登大雅之堂的乡谈,取得常州城里话的正统地位,而少数旧时官绅的口音(绅谈)却被认为有些乡下口音了”。(参见《常州市志》,中国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817-818页)由此可见,目前常州“城里话”——“乡谈”,代表了正统的常州话。在常州的行政区划中,仅有天宁区和钟楼区属于常州市区范围,区域内的常州人均使用正统“乡谈”,因此本文选择这两个区域作为语音采样的主要范围。

③ 字表含213个待考例字,声母例字68个,韵母例字112个,声调例字33个,选字上兼顾不同发音部位及发音方法,以便全面捕捉常州普通话的音系状况。

④ 这是因为常州方言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不分尖团音了,而今也只有在一些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还能听到尖音成分,在青年人中间早已是团音的“天下”了。(参见《常州方言的连续变调》,《方言》,1988年第3期,第177-194页)

表1 尖音、团音例字

类别	例字
尖音	际尖焦酒将、妻千清枪接、西小修先想
团音	记肩娇九姜、欺牵轻腔揭、希晓休掀响

### (三)舌尖浊鼻音[n]发音不准确,趋向于常州方言中的舌面浊鼻音[n̠]

在常州方言中,舌尖浊鼻音[n]和舌面浊鼻音[n̠]都可作声母,[n]主要与开口呼韵母和合口呼韵母相配合使用,不能与齐齿呼相拼,而[n̠]则主要与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配合使用。普通话舌尖浊鼻音[n]与齐齿呼韵母相拼的字如“年、牛、娘、农”等字,常州方言中都是舌面浊鼻音[n̠]<sup>[3]</sup>。许多常州人在说普通话时,遇到舌面浊鼻音[n̠]与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配合使用的字,发音上还是习惯性地使用舌面浊鼻音[n̠]作为声母,如“泥[ni]”会被发作[n̠i],“你[ni]”会被发作[n̠i]。由于普通话中的声母[n]实际也有舌面浊鼻音变体(在与齐齿呼、撮口呼韵母拼合时),真正能说[n]的人很少。所以该类情况在非专业播音人士之中还是较为普遍的。又由于常州方言中舌面浊鼻音[n̠]的发音较为明显,并会被直接使用到普通话发音中,所以导致这一情况在常州普通话中很容易被听辨出来。

### (四)舌面后音[x]与合口呼零声母发生混淆

常州人讲普通话时经常出现“黄、王”不分、“胡、吴”不分的情况。在“黄、王”二字中,常州人会用“王”的读音代替“黄”的读音,而在“胡、吴”二字中则会用“吴”的读音代替“胡”的读音。常州方言中清喉音[h]声母与合口呼韵母相拼的字,在普通话中都是使用的舌面后音[x]作为声母,常州方言中浊喉音[ɦ]声母的字,如“坏、外”,声韵相配音为[hua],“黄、王”音为[ɦuaɲ],“胡、吴”音为[ɦu],这些音在普通话中,有的是舌面后音[x]声母,有的是零声母。加之常州方言中喉音[h][ɦ]作声母时听感不明显,就使得整个读音更接近于合口呼零声母。这一方音特征便造成了常州人说普通话时产生舌面后音[x]与合口呼零声母发生混淆的现象。

### (五)舌面前清擦音[ç]与舌面后清擦音[x]混淆

常州方言中喉清擦音[h]和浊擦音[ɦ]作为声母与开口呼单韵母配合的字,一部分在普通话中为舌面前音声母,并与齐齿呼韵母配合,如“虾、鞋”,它们的常州方言音分别为“虾[ho]”和“鞋[ɦa]”。且常州方言中“虾”和“花”同音,都读作[ho],这就

导致常州人在讲普通话时经常会把“吃虾”说成是“吃花”<sup>①</sup>。

### (六)舌面后音[x]与[k<sup>h</sup>]发生混淆

普通话中有一些以舌面后音[x]作声母的字在常州方言中是用浊塞音[g]作声母的,如“环境”的“环”,它的常州方言音为[guɛ]。而浊塞音[g]属于舌面后音中的塞音,是舌面后音中清塞音[k]和[k<sup>h</sup>]的浊化发音,三者发音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就导致常州人在普通话发音无舌面后浊音的情况下将接近于浊塞音[g]的舌面后清音[k<sup>h</sup>]代替了舌面后音[x],例如将“环[xuan]”发作了[k<sup>h</sup>uan]。

## 二、常州方言对常州普通话韵母的影响

### (一)[ŋ]和[n]作韵尾时发生混淆

常州人普通话发音会出现[ŋ]和[n]韵尾的混淆,主要原因在于常州方言舒声韵中特殊韵尾[ɲ]的存在。据调查,大部分常州人都认为常州方言中不存在后鼻音。但如果仔细考察韵母组成就不难发现,常州方言中其实存在着所谓的“后鼻音”,也就是以舌面后鼻音[ɲ]作为韵尾的音,如[aɲ][ɛɲ][oɲ][iaɲ][iɲ][ioɲ][uaɲ][uɛɲ]等。可见,常州方言是区分[oŋ]和[ioŋ]这两对韵母的,这一点和北京音类似。但是北京音中存在的[ən][əŋ]和[in][iŋ]两对前后鼻音韵母,在常州音中则均不分。在常州方言中这两对前后鼻音的韵尾都是舌面后鼻音[ɲ],同时,常州方言中的韵尾[ɲ]与北京音中的韵尾[ŋ]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其[ɲ]韵尾发音较偏前,介乎[n]和[ŋ]之间<sup>[2]</sup>,非常不稳定。在听感上,北京音中的后鼻韵母[əŋ][iŋ]在常州音中的发音接近于[ən][in],导致常州人说普通话时在[əŋ][ən]和[in][iŋ]两对前后鼻音的区分上产生了困难,这就是所谓的“前后鼻音不分”。

### (二)滥用促声韵

常州方言的韵母可以分为舒声韵和促声韵两大类,其中促声韵[aʔ][ɔʔ][əʔ][iaʔ][ioʔ][iɪʔ][uaʔ][uoʔ][yoʔ]是常州方言的一个特色,它们均

① 必须说明的是,经过实际调查,这一问题基本只存在于“虾”和“花”这两个字的读音上,其他处于同种情况的字,如“鞋”,则很少出现类似现象。

带有辅音[ʔ]韵尾,且发音较为短促<sup>①</sup>。由于常州方言中存在大量促声韵的字,且大部分促声韵字在普通话中都是以元音作为韵尾的,这造成了常州人说普通话时在一部分以元音作韵尾的字的发音上产生了滥用促声韵的现象,其发音呈现介于促声韵和非促声韵之间的特点,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元音发音时唇形的圆展不到位,发音普遍短促,且声调也与标准普通话有一定的出入。

### (三)合口呼[u]音部分轻化或消失,部分合口呼音趋于开口呼

常州方言中合口呼作韵母的字在普通话中一般也为合口呼韵母,但有一些在普通话中为合口呼韵母的字在常州方言中却并不是合口呼,如“所[sɿu]、或[hɔʔ]、落[lɔʔ]、论[ləŋ]”等,这些字在北京音中皆为合口呼,但是在常州方言中则变为了开口呼,[u]部分都消失了。正因如此,常州人在这类字的普通话发音上也产生了合口呼[u]音部分轻化或消失、合口呼音趋于开口呼的趋势。

### (四)韵母沿用常州方言音,但声调趋同普通话

根据常州方言的声韵配合规律,普通话中[y]韵母与[l]声母配合的去声字在常州方言中都会在韵母部分发生一定的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律”的“律”字。“律”字常州音为[lɿʔ],其中北京音韵母[y]被[lɿ]所取代。常州人在说普通话时经常会将“律”字读成[lɿ] (去声),即韵母采用了常州方言的发音方法,但声调则趋同于普通话的去声。在常州普通话中此类现象较为常见。

### (五)[uei]韵母和[uai]韵母发生混淆

常州方言的韵母系统中不存在韵母[uei],普通话发音中的[uei]韵母在常州方言中大部分都是以[uai]为韵母的,如“回、会、溃、柜、为”等,这就导致在这类字的普通话发音上,常州人往往会受到方言口音的影响而无法准确地发出[uei]韵母的现象,如“回”字经常会被发成[xuai],“柜”经常会被发成[kuai]。

### (六)圆唇韵母与不圆唇韵母混淆

在常州方言的韵母系统中,部分普通话为[ɤ]韵母的字,其中的[ɤ]韵母在常州音中会被[ɔ][o]等韵取代<sup>②</sup>,且常州音中有许多圆唇音原本为普通话的不圆唇音,而常州音中的许多不圆唇音则为普通话音中的圆唇音。这就导致常州人在说普通话时圆唇与不圆唇的区分不是很明显,甚至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混淆,如“恶”字就经常会被发成[ɔ],“梦”

则会被发成[moŋ]。

### (七)儿化不自然

常州方言属吴方言,本身并没有儿化音,导致常州人在说普通话时,儿化音的发音不太顺畅,经常发生儿化部分和主要音节部分脱离的现象。

## 三、常州方言对常州普通话声调的影响

常州方言有7个声调:阴平(调值55)、阳平(调值213)、上声(调值35)、阴去(调值52)、阳去(调值24)、阴入(调值5)、阳入(调值23)。有的声调调值相近,如上声(调值35)和阳去(调值24)往往就不容易区别,赵元任曾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吴语“声调的区别没有官话清楚,阳平上去尤其易混”<sup>[4]</sup>。

常州方言和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调类方面:常州方言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包括阴去、阳去)在普通话中一般仍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sup>③</sup>,常州人可按照方音声调推知普通话声调,并把调值改成普通话调值;常州方言的入声,其普通话声调推起来比较困难,如“郭、国、谷、各”四个字,常州音全念阴入,而在普通话中则分属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常州方言阴入调对应的普通话声调由常州音声母而定,全浊声母字,普通话念阳平,次浊声母字,普通话念去声。调型方面:常州话阴平和普通话阴平同为高平调;常州话阳平和阴去似普通话上声,都是降升调,常州话上声和阳去似普通话阳平,都是中升调。

根据实际调查,常州方言对常州普通话在声调方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普通话阳平和普通话去声皆趋于阴入促声。普通话阳平(调值35)和去声(调值51)调值变化的终点或起点皆为5,而常州话阴入调的调值为5,在语流中这3种声调易被混淆。加之在常州方言中,阴入促声

(下转第74页)

① 如“挖[uaʔ]、活[uəʔ]、月[yeʔ]、屋[oʔ]”等字在常州方言中都是促声韵的字,发音短促而有力,但在普通话中不存在促声韵现象,这些字都是以元音作为韵尾的,且发音响亮、延长、均衡。

② 如“恶、梦”,常州音分别为“恶[ɔʔ]、梦[moŋ]”。

③ 据初步统计,常州方言阴入声中46%归入普通话阴平,20%归入普通话阳平,12%归入普通话上声,22%归入普通话去声。(参见《常州音与北京音的异同》,《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9-22页)